

著等夫可契 士郎法

# 時代的智慧



譯輯南蔚徐

327655

# 時代的 智慧

法郎士，奧可夫等著

徐蔚南輯譯

時代的  
智慧

三四四六六號

三〇〇〇

一九四四年六月初版(一)——三〇〇〇

# 時代的智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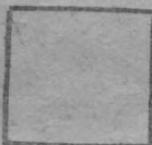
著者 法郎士等

輯譯者 徐蔚南

出版者 生生出版社

經售處 各大書店

版權所有



不准翻印

定價：國幣四十元

(外埠酌加郵運費)

1034-152

182

卷 第

231822

# 目次

時代的智慧和.....	一
聖母的賣解人.....	四
妓女與商人.....	一一
鏡子.....	一五
昂貴的功課.....	二二
歌舞班女優與其情人的太太.....	三三
六尺之地.....	四二
星孩.....	六六
張子.....	八九
隱傷.....	一〇一

## 中世紀時代的智識

法郎士

法郎士 (Angolo France) 一八四四年生於巴黎，所作歷史小說極具價

值。文筆之冷靜與優美，顯示其拉丁民族古典的精緻。其微笑的諷刺，溫和的懷疑，在其作品中跳躍出來，叫人感到無窮的趣味。

青年王子齊米兒繼其父皇，隆登寶位為波斯國王時，他命令國內所有翰林們一齊到他面前。羣賢畢至，他便向他們說道：『我的一位博學老師齊皮博士曾教導我說，世上的國王如能以過去的歷史，作為鑑戒，便可減少過失。這就是我想研究一切民族歷史之理。因此我命令各位為我著作一人類史，不可有所缺失，要寫得完完全全。』

翰林們唯唯稱旨，謂定符聖意，他們引退後，立刻動手著述。經過二十年後，他們再來覲見國王，帶着一隊駱駝，共計一十二匹，每匹負書五百卷。翰林院的祕書俯伏聖座階前，奏說：『陛下，國家的翰林們不勝榮幸之至，遵照聖旨編纂人類全史，今得以獻呈萬歲足下。這部歷史共計六千卷，關於人民狀況，列國興替，凡可蒐集的，一切都已蒐集在內了。內中我們又插入幸得保存的古代編年史表，我們又加以地理的，年表的

(1) 及外交事件的適當註釋，以爲明證。所以序文一項，已用一匹駱駝裝運，至於註釋，幾  
(2) 乎一匹駱駝也難裝載得完。」

國王答道：「諸君，謹謝各位的辛勞，但如今我正忙於憂心事國，況且在各位著作再之時，我年紀已逐漸老大了，一如波斯詩人所說，我已走到人生的中途。縱說我能享高壽，照理說來，我也無時間閱讀如此冗長的歷史，這個可以存放在國家檔案室中。諸君，我很望各位能替我縮編一部歷史，要更適宜於短促的人生的。」

國王波斯翰林們再工作二十年，他們用三匹駱駝呈獻歷史一千五百卷於國王。

那位永久做祕書的用着衰弱的口聲啓奏道：「陛下，請看我們的新工作。我們深信凡屬重要事項一無省略。」

國王答道：「也許如此，但我不能閱讀此書，我已年邁，要用大功夫，已不宜於我這樣的年齡。」

翰林們不肯浪費時間，再隔十年他們再來，用一頭年青的象載了五百卷書來。

那位永久做祕書的啓奏道：「陛下，歷史幸已縮編完成。」

國王答道：「你縮編得還不夠，我年紀已經垂暮。因此如欲使我在生時能得閱讀此

人類歷史，那末還須縮短，縮短！」

再隔五年後，這個永久做祕書的回到宮中，他已用拐杖走路，一手拉着一匹小驢子的韁繩，那驢子背上載着一本大書。

宮內的一位官員呼喚道：「嗨，祕書，趕快進去，國王已快要死了！」

這是真實的。國王已橫在臨終的床上了。他望着那個翰林，那本大書，他的眼光已逐漸模糊起來，他呻吟了，他說道：「我已將死，人類歷史已無從閱讀了。」

那位與國王一樣也將老死了的祕書答道：「陛下，我可以把人類歷史縮成爲七個大字：「人生出，受苦，死亡。」

這就是波斯國王在其垂死之時所學得的人類史。

## 聖母的賣解人

法郎士

法國路易王朝時，有個可憐的賣解者，是貢比月地方人，名叫巴那培，他在各城市間轉輾表演武藝與巧技。

· 逢到晴朗的日子，他將一張破舊的地毯鋪在公共的廣場上，然後用那極古的賣解者相傳下來的愉快的講演，一點不加改變說了一遍，便把小孩子與游閑手都吸引來了。他裝出一副奇特的樣子，把一張白鉄的盆子頂在鼻尖上蕩漾。最初看客們還裝作無啥希奇。

但是當他把頭向下，雙手按在地上，身體倒豎起來，把六個銅球拋向空中，爲陽光照得雪亮，待球落下，便用雙腳去接受；或者當他把身體向背後彎曲，直至脚跟與頸背相接，身體簡直變成一個圓圈，就在這姿態裏玩弄十二把刀子時，喃喃讚美之聲便從觀衆的嘴裏吐露出來，而銅板也像雨一般落在那張地毯上了。

正像大部分靠智機喫飯的人一樣，貢比月的巴那培爲生活而掙扎。

他是肩毛上流着汗水，才能獲得他的飯食的。他是十分辛勞。況且他又不能常常如他所願那麼做去。要演出他漂亮的本領，也需要和暖的太陽與白晝的時光的。這正如要樹木開花結果必須太陽白晝一樣。到了冬天，他使像那死了似的落盡葉子的樹木。冰凍的地皮對於賣解者是大爲難了，有如蟋蟀在凜冽的季節裏又餓又冷。但因爲他生性純厚，他忍受了他的不幸。

他從來沒有思想過財富的起源，也沒有想到人類的的不平等。他堅信人生要是須喫苦的話，未來的生命一定能會補償的。這個希望支持了他。他不願像盜賊惡漢那麼把魂靈出賣給惡魔。他從不罵咒上帝的名號；他是生活得光明磊落。儘管他沒有老婆，他決不貪圖鄰人的妻室的。因爲女人原來是壯士的仇敵，像聖經所記薩松的歷史就是一證。

實際上，他生性不喜肉體的歡樂的，叫他戒酒比叫他制慾爲難得多。原來他只要身邊有幾文，在天氣逐漸炎熱時，他總喜喝一杯。他實是一個敬畏天主而十分敬重聖母的

(5)  
好人。

凡過教堂，他總是到堂裏去跪在聖母像前祈禱道：

「聖母啊，請監視着我的生命，直到我死時候還叫天主高興，并且當我死了後，請惠我以天堂的歡樂哪。」

一個陰慘落雨天之後的晚上，巴那培正趕着路程，他憂鬱着，彎着背，臂下挾了舊地毯的包裹，其中包着他的球與刀。他正期望着會遇到什麼倉房，因為他雖則可以不喫夜飯，却需要睡眠的。他在路上看見一個教士，正和他同走一個方向。他便向教士規規矩矩行了個禮。因為他們脚步走得一樣快慢，他們便互相談話起來了。

教士說道：「旅客啊，你周身穿着綠衣裳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許是要在宗教戲曲裏担任什麼丑角吧？」

巴那培回答道：「善良的神父，全然不是的。像你所看見的我，名字是叫巴那培，賣解便是我的行業。要是每天有飯喫，那再沒比這種行業更愉快的了。」

教士說道：「朋友，請你留心你的說話。沒有一種生活能比教會的生活更愉快的。教會的生活是忙於讚美上帝，聖母以及諸聖的生活，教會生活真是對於天主的一首永久

不息的讚美詩呢。」

巴那培答道：「好神甫，我承認我說話像個蠢漢。我的行業全然不能與你的相比。鼻子上頂着一根杖，杖尖上頂着一個銅板而作跳舞，也許算有點兒功績，但是這種功績並不是自己的呼聲所可及的。好神甫啊，我願像你那麼，天天歌唱我的日課，尤其是歌唱最聖潔的聖母的日課，因為我對聖母是特別的崇敬哪。如果可以過教士的生活，我寧願拋棄賣解的生涯的，從沙亞松到枇杷，有六百個以上的城市與鄉鎮都知道我賣解的名聲的呢。」

教士爲這賣解者的單純所感動了，他有的是辨別力，他便立刻認爲巴那培就是聖經裏所說到的，在地上得有和平的善良之輩。因此說道：——

「朋友啊，你跟我來吧，我允許你進教會，我便是堂中的長老啊。荒漠中指引埃及的瑪利亞的人叫我在你的途中，引導你到救度的路上去哪。」

如此這般，巴那培便成爲一個教士。在教堂中，他接受了宗教的競賽，大家都要在對聖母的禮拜中，在聖母的光榮中，各人盡其上帝所賜予的知識與技能而比賽熱誠。

長老這方面，他遵照學者的規矩，寫述關於聖母品德的書籍。

莫利史相公運用其熟練的手腕，把這種講義鈔錄在羊皮紙上。

亞歷山大相公在紙上描繪精美細緻的圖象，他表現天國的王后坐於所羅門的寶座上，四匹獅子跪坐在她腳邊，頭上光輪四周飛翔着七隻鴿子，這就是聖靈的七種貢獻：畏懼、憐憫、知識、力量、教訓、了解與智慧。還有六個金髮的貞女作伴，那就是：人道，聰慧、退隱、柔順、貞潔與服從。

聖母脚下還有兩個裸體的人像，是純白的，作懇願之狀，這是他們爲了自己靈魂的康健而祈求聖母全能的監護的，我們可以保證這種祈求不會落空。

與這一頁相對的另一頁上，亞歷山大相公描繪着夏娃，如此墮落與救度同時可見——夏娃，那個被貶的妻子，瑪利亞，那個純化的貞女。

更進而使閱者爲之驚嘆的，就是此書還畫着活水的井、泉源、百合花、月亮、太陽、關閉的花園、歌中之歌告訴過我們那是天國之門，上帝之城以及這一切都是聖母的象

徵。  
麥薄德相公也是瑪利亞最寵愛的孩子之一。

他整日雕刻着石像，他的鬚眉頭髮都蒙上一層石灰。他的眼睛老是睜大着，流着淚

水，但他的力量與愉快之情却一無減色，不管他年紀大了，顯然極樂園的王后仍愛好這年老的僕人的。麥薄德表現聖母坐於寶座之上，在她額上有圓光的珠圈。他細心地要把聖母的衣褶蓋藏着雙腳。先知曾說到聖母道：「我們的聖母是像一個緊閉的花園。」

有時他將聖母雕成一個孩子，充滿着優美，彷彿是說：「從我在母親胎中的時候起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」

在這修道院中，還有製作臘丁文的讚美歌的詩人們，他們或作散文，或作韻語，以頌讚貞女聖母，在詩人中間，還有一個從比加地來的相公，他會把有韻詩文以及俗語方言，歌唱我們聖母的神奇。

目擊着這種讚美聖母的競爭以及辛勞所獲得的光榮的收成，巴那培對於自己的愚蠢與單純，不禁鬱鬱不樂了。

他在教堂中露天的小園子裏孤寂地散步時，嘆息道：「啊啊！我是多麼無用，不能像我的同道那麼，有價值地讚美聖母。我對於聖母是以全個心來崇敬的哪。啊啊！啊啊！」

「我只是一個粗人，工藝一點也不會做，聖母哪！我也得盡點力啊，既不能說教，也不能按着規則寫書本，也不能虔誠地繪畫，也不能誠敬地雕刻聖像，也不能照着拍子做詩，我一無所貢獻，真是可憐哪！」

她如此嘆息以至於憂傷。但有一晚上，教士們在空暇中互相聊天之時，他聽到了其中一人說述有個虔敬的人，只會念亞弗瑪利亞的名字。這個可憐的人輕蔑着自己的愚蠢，但當他死後，從他的嘴吧裏吐出五朵玫瑰花來，以榮耀亞弗瑪利亞五個文字。他的神聖便表示出來了。

他聽到這個故事，巴那培又一次驚奇聖母的仁慈了。然而那個幸福的死亡的教士並不能使他安慰，因為他的心充滿着熱情，他期待增加天國聖母的光榮。

如何達成此種功德呢？他在搜尋，但總尋不出一條路來。一天天他更憂傷了。一個早上，他一覺醒來，忽的充滿愉快，趕快到聖堂裏去，在那兒他逗留了一小時餘。飯後，他又回進聖堂裏去了。

從那時起，他天天到了這空暇時候，他總是到聖堂裏消磨許多時間，當此之時，別的教士們正做着自動的或機械工作。他的憂愁消失了，他也不再嘆息了。

如此奇特的動作引起了教士們的驚奇。

他們互相詢問巴那培相公是何因緣，會如此頑強地耽於隱遁的呢？

長老對於他宗教的孩子的行爲，是不准有一件漏過他的眼睛的。這原是他的責任。他便決定要監視巴那培到聖堂裏去的情形。有一天巴那培照例又到聖堂裏去了。長老與另外兩個年老的教士從門縫中去張望他在堂裏做的什麼。

他們瞧見巴那培在聖母台前，頭向地，足向天，他用着六個球十二把刀子在演藝，聖母的光榮中；他獻演這種技藝，從前就靠這種技藝而獲得他洋溢的名聲的。那兩個老教士因爲不能認識這個單純的人以其知巧對於聖母作貢獻，便不禁怒鳴起來，反對他這種魔神的行爲。

長老看見巴那培靈魂如此天真無垢，不勝驚奇。但他歸結說，巴那培發了瘋了。他們三人預備趕快去拉他出聖堂時，卻見聖母從台階上走下來了。以她的碧青衣服的皺褶抹去了巴那培額上滴下來的汗水。

長老將臉貼在地上說道：

「心地單純的人有福了，因爲他們能見上帝。」

那兩個老相公吻着大地，答道：「阿門！」

## 妓女與商人

法郎士

印度彭加耳省的馬蘇拉地方，曾經有過一個頂漂亮的妓女，名字叫做凡利凡達搭。有一個時候她在城市裏遇見一個富商的兒子，是個青年，名字叫做烏拍哥搭。她愛得他要命。她叫她的傭人送信去給他，說歡迎他到她家裏去。但是烏拍哥搭沒有去。他是真潔、溫厚、富於同情；他具有知識；他服從法律，依據佛徒的教訓而生活的。因此他賤視這女人的愛情。

離此事不久，凡利凡達搭因犯了罪而受斷手截足削耳去鼻的慘刑。她被解送至行刑的墳場，她受刑後橫在那地上——還是活着。

愛護她的女傭人坐了她旁邊，用扇子趕走蒼蠅，得使其主人安逸死去。傭人正做着這樣仁心的工作時，她瞧見有個男人向她們走來，那個人不像是個獵奇的人，卻是在沉思。他穿的像是表示敬意的吊客。事實上，一個孩童爲他打着涼傘。一看這青年原來是烏拍哥搭，那女傭人連忙將女主人被截削的手足耳鼻放在原生的地方。待至走近凡利凡

達搭時，那個商人之子便停步下來，靜靜地觀看着。她的美麗最近還在城市裏像珠子一般明亮的。同時，那妓女認出此人便是她所愛戀的男子，就用着哀鳴對他說道：

「烏拍哥搭，烏拍哥搭！當我的肉體爲純金的指環與絲綢所包裹着的時候，是像蓮花一般的甜美，可憐的我等待着，卻是白等了。當我具有慾望之時，你不肯來歸我。烏拍哥搭，烏拍哥搭！如今我的肉體只是使人厭惡恐怖之時，你爲什麼倒又來了？」

烏拍哥搭用安慰的溫柔口氣答道：

「我的姐姐凡利達搭，當你在髮鬢的歲月裏顯得漂亮之時，我的感覺卻沒有被你的空虛色相所欺騙。我已經用沈思的眼光凝視着你有如今日一樣。我曉得你的身體只是個裝着腐朽的瓶子罷了。因爲我看見，我知道，我向你說的都是真實的，我的姐姐，你一點也沒有失落。不要悔恨罷。歡愉的暗影，不用去悲傷，人生的惡夢，讓它消散於空虛。一切塵世的歡樂不過水中的月亮。無窮慾望叫你憂傷。再不要有慾望罷；請對你自己仁慈一點，那末你也可成佛也。啊，再不要希冀生命延長；你具有生命，只是你慾念要它。我的姐姐，你知道生命就是罪惡。我愛你，請相信我，凡利達搭姐姐，你滿足地休息罷。」